

论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

杨 剑 龙

摘 要: 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兴盛景象, 展现出上海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历史, 突出城市人的精神状态与心理性格, 揭示出城市生活种种的矛盾与病态。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憾: 关注物欲社会的欲望书写, 缺乏对于精神世界崇高境界的关注; 关注都市世界的自我追求, 缺乏对于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承担; 注重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叙事, 缺乏对于文学形式的创新探索实验。在文学不断平面化、通俗化的语境中, 仍然应该追求文学的深度与典雅, 创作出更多内涵厚重、形式新颖的经典之作。

关键词: 新世纪; 上海; 城市书写; 长篇小说

自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后, 上海的经济建设飞速发展。新世纪以来, 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过程中, 文化建设也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无论是国际性大型文化活动的主办, 还是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完善; 无论是文化产业的发展, 还是社区文化的建设, 上海都呈现出文化大都市的气度与风貌。城市与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有着重要的关联。在新世纪的文学创作中, 以城市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成为新世纪上海小说创作值得关注的现象。如何评价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 上海新世纪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哪些缺憾? 如何进一步拓展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 这成为本文探究与思考的主要问题。

一

“虽然文学并非因进入了新世纪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1]倘若我们从新世纪的角度观照上海城市小说的书写, 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上海城市小说创作呈现出的兴盛景象。

从不同年龄层次的作家来看, 上世纪40、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仍然具有旺盛的创作活力。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以上海20世纪60年代为背景, 书写出一部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史。《上种红菱下种藕》以几个小女孩进入城镇后的成长经历, 展现市场经济大潮中社会的变化与人们的复杂心理。《桃之夭夭》叙写市井女子的人生历程, 展示都市底层社会的辛酸与挣扎。《遍地枭雄》以出租车司机的眼光展示上海改革开放后的景观, 尤其描写都市底层社会的人生境遇。叶辛的《上海日记》描写离开乡村走入都市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 揭示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的某些问题。《华都》以社会学者为撰写婚恋专著而接触到的都市形形色色的悲情故事, 展现上海都市女性的欲望和生活。《孽债II》以从云南到上海寻亲的五个孩子在上海的坎坷人生, 展现出现代社会中的人生追求与精神状态。王小鹰的《长街行》通过盈虚坊两代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复杂关系, 写出了都市上海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王晓玉的《九九年的玫瑰》在都市商住两用大楼里居民的悲喜剧中, 在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故事中, 拷问现代化都市里的复杂人性。陆星儿的《痛》以有理想、有作为、有闯劲的改革者

收稿日期: 2011-01-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ZH237)。

作者简介: 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的坎坷与尴尬,揭示了人性叵测中改革的困境与艰难。周佩红的《荣成别墅三楼》通过一位知识女性平凡又坎坷的一生,揭示男权文化背景中女性生存与奋斗的艰难。彭瑞高的《男人呼吸》以“文革”后插队知青人生奋斗的故事,展现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精神面貌。史中兴的《隔世》以始终善于钻营的卑劣人物的大行其道,拷问良知泯灭利欲熏心者的精神世界。殷慧芬的《和陌生人跳舞》以上海两代人的情感婚姻故事,展现变革时代都市人的追求与困惑。《西郊别墅》以西郊别墅中两代李生子的爱情悲剧,表达对人生、爱情、命运的思考。王周生的《性别:女》通过女性视角展现几个女性的命运,表达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困境与悲剧。《生死遗忘》通过一对老人坎坷的情感生活和晚年患病经历,提出了老龄化社会的诸多问题。胡廷楣的《生逢一九六六》以“文革”期间的上海社会为背景,写出了市井社会的扭曲心灵与人生。《名局》以两个围棋棋手成长的故事,呈现出中国围棋的发展历程。陈心豪的《红色康乃馨》描述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收购海外钢铁基地中的贪污腐败,在罪恶与阴谋中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蓝色马蹄莲》以孩子们患急性传染病而死亡案情的侦察,揭露出内外勾结、集团造假、侵吞国有资产等重大案情。张旻的《对你始终如一》以城市男女之间婚外性关系,揭示出城市人情欲与道德的背离。《邓局长》以一个官员与一个女人的命运纠葛描写,抨击现代社会被欲望吞噬的良知。朱晓琳的《上海银楼》以一家银楼三代人的奋斗历程,展现出都市上海动荡年代中的挣扎与执著。《大学之林》以大学外语学院成立后院长任期三年中的所作所为,揭示出对社会变革中大学出现的种种现象的思考。

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作家成为上海城市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张生的《十年灯》以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校园青春岁月的叙写,展示社会变革中人们坎坷的人生与堕落的灵魂。《个别的心》以游走于大学与社会的作家在世俗与理想之间的挣扎,写出现代社会的复杂与矛盾。王宏图的《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以财产的继承和分割为中心,揭示出都市人在金钱欲望追求中的挣扎与倾轧。《风华正茂》以大学生活为背景,突现出对于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揭示与叩问。叶开的《青春期》以考上大学的“我”与前后几个女生的暧昧关系,写出现代人的精神追求与理想。葛红兵的《沙床》以青年教授和多名恋人之间的复杂情欲

故事,展现出物欲社会中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财道》通过外乡人在大上海的拼搏奋斗,展现出上海滩金融界的争斗与矛盾。《上海地王》通过主人公在都市上海奋斗成为地产之王的历程,展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房地产业的发展兴衰过程。潘向黎的《穿心莲》以知识女性作为第三者与人同居生活与心态的描写,展示出现代女性的情感矛盾与生活困境。夏商的《裸露的亡灵》以一个因爱猝死的女孩亡灵在阴阳两界间的漂移,表达对于爱情与死亡的思考。《标本师之恋》以一个柏拉图式凄美动人的恋情故事,讴歌一种纯粹的心灵之爱。《妖娆无人相告》以一个长尾巴女婴的诞生,呈现出底层劳动者混乱不堪的生活。滕肖澜的《城里的月光》以浦东一对平凡夫妇在社会变迁中的喜怒哀乐,展现出浦东十多年间的发展变化。薛舒的《残镇》以浦东刘湾镇工商地主家族四代人的生活,折射出20世纪浦东的变迁史。朱志荣的《大学教授》以北越大学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生存状态,揭示了大学存在的种种弊端,将社会批判与精神自省结合起来。刘轶的《有多少青春可以重来》以男主人公与初恋情人的邂逅,呈现出现代人情感的纠葛与迷惘。唐墨的《百分之二》以逃离婚姻围城的男女的挣扎与奋斗,呈现出物欲社会中人们的追求与困境。那多的《亡者永生》以上海遭遇绝密疫情,展示城市遭遇灾难时人们的精神状态。

80年代出生的作家已形成了上海城市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韩寒的《像少年啦飞驰》以具有反叛性格的年轻人泡吧、飙车、恋爱、创作等生活,展现出新一代青年的另类人生。《一座城池》描写一群青年在大学里打群架、行为艺术、闲逛等生活,呈现出一批性格独特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光荣日》描写主动放弃毕业分配的七位大学生来到边远乡村小学支教,建立起属于他们的奇异世界。《他的国》以一位摩托车手在小镇的生活遭遇,描写出在经济腾飞中小镇的土地开发、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境况。周嘉宁的《夏天在倒塌》以都市上海为背景,写出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情感烦恼和人生困惑。《苏州河往事》以回忆的视角,描写青少年的成长与情感故事。《往南方岁月去》通过对于青春期故事的描写,展现成长过程中的追求与痛苦。《天空晴朗晴朗》以一个女孩子成长的爱与痛,写出成长过程中刻骨铭心的迷惘与梦想。苏德的《钢轨上的爱情》以阴差阳错的爱情故

事,表达年轻人的追求与欲望。《赎》以主人公坎坷人生与爱情生活的叙写,表达对于人生、命运、爱情的追问。《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书信的方式记录青年女性在感情中的成长经历,表达她们对于爱情的理解和追逐。《毕业后结婚前》在对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描写中,表达对于欲望、爱情与命运的思考。小饭的《我的秃头老师》通过师生之间的交往与讲述,叙写了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情感思考。《我年轻时候的女朋友》以近似于三角恋故事的叙写,展现出欺骗与背叛的情感世界。《蚂蚁》以回忆童年生活为视角,叙写了孤寂而愉快的童年时代。《爱近杀》以一些年轻人情感生活的描写,展现出对于爱情与人生的思考。一草的《初恋》叙写少女五年暗恋的心路历程,展现出现代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再见,上海》以上海某大学校园为背景,叙写了大学生活的丑陋和社会的残酷。《毕业了,我们一无所有》通过一群大学生毕业前后的人生故事,展现出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爱情与金钱的矛盾冲突。《挚爱?青春散场》以物欲社会中人性的沦落与良知的丧失,揭示现代社会私欲的膨胀与精神的颓败。

在新世纪上海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以城市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采。40、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其丰富与坎坷的人生经历,在构思与创作时往往大多具有深邃的历史意识,在追求小说史诗般的结构中,表达对于历史、社会和人生深入的思考。60、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其对于世界哲学与文学思潮的了解,在构思与创作时往往大多具有深刻的哲理意识,在追求小说现代意识先锋色彩中,揭示社会变迁中人性的丰富与深刻。8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其青春的热情与执著,在构思与创作时往往大多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在追求小说靠拢自我生活表达人生感悟中,抒写成长过程中的思索与感悟。不同的年龄层次、生活积累、文化背景,大致构成了他们创作的不同追求与风格,形成了新世纪上海文坛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丰富多彩的面貌。

二

作为以农业文化为主的华夏民族,乡村书写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城市文学成为中国的支脉。在新文学的发展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实绩。20世纪20、

30年代,在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互动中,形成了鸳鸯蝴蝶派、左翼城市文学与新感觉派的三脉。在新中国建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中,通俗文学被视为封建文学,现代派文学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学,只有以茅盾、夏衍等为代表的左翼城市文学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续为“十七年”时期《红日》、《铁道游击队》、《黎明的河边》等革命战争文学的兴盛,周而复《上海的早晨》成为传承了茅盾《子夜》城市文学书写不可多得的佳作。

进入新时期后,上海的城市文学创作得到了拓展,出现了诸多令人瞩目的长篇小说: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与《大上海漂浮》、程乃姗的《金融家》、王安忆的《长恨歌》与《富萍》、王晓玉的《紫藤花园》、王小鹰的《丹青引》、孙颀的《烟尘》、沈善增的《正常人》、孙甘露的《呼吸》、殷慧芬的《汽车城》、李其纲的《股潮》、李春平的《上海是个滩》、蒋丽雯的《水月》、赵长天的《肇事者》、李肇正的《躁动的城市》、史中兴的《暂憩园》等,呈现出新时期城市文学创作的繁荣。

新世纪上海城市文学创作的兴盛,使长篇小说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姿态。新世纪上海长篇小说对于城市书写的成就大致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在对于城市历史与现实的书写中,展现出上海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在新世纪城市文学书写的历程中,作家们延续着由茅盾的《子夜》、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开拓的史诗性书写传统,展现出上海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历史。王小鹰的《长街行》在力图写出“一个女人和一条小街共同成长的故事”时,展现出都市上海20世纪50年代至世纪末中国社会从动荡到开放半个世纪的历史。朱晓琳的《上海银楼》以丰祥和银楼几十年间的沉浮起落,写出了上海从抗战至改革开放后动荡与变迁的历史。滕肖澜的《城里的月光》在对于平凡夫妻人生命运的叙写中,展现出上海浦东80年代末以后十多年的历史变迁。薛舒的《残镇》以资本家常冀昌四代人从抗战到改革开放后的家族史,折射出整个20世纪上海浦东的变迁史。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有的注重对于“文革”历史的回眸,如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彭瑞高的《男人呼吸》和胡廷楣的《生逢一九六六》等;有的注重对于改革开放后岁月的叙写,如殷慧芬的《和陌生人跳舞》、张生的《十年灯》和葛红兵的《财道》等。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以其生活的丰富与厚实,呈现出上海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历史,使诸多作品具有鲜明的

史诗色彩。

第二,在对于城市人生活与心态的叙写中,展现出城市人的精神状态与心理性格。在新世纪城市文学的书写中,努力写出城市人的精神状态与心理性格,成为作家们的一种追求。有的作家努力揭示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朱晓琳的《大学之林》以九州大学外语学院出现的种种现象,在揭示大学中的种种问题时,着力刻画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在自私自利的院长俞道丕身上,展示出知识分子在权势争斗中的自私与无奈;在风流倜傥的常务副院长薛人杰身上,展示出知识分子权欲与情欲的纠葛;在委曲求全的副院长戈新元身上,展示出知识分子力图改变处境的挣扎与艰难。王宏图的《风华正茂》以大学法语系的教授们为描写对象,呈现出学院知识分子真实的生存状态,“它不断地在进行着精神叩问: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它又是怎样失落的”,是“对高校和当代知识分子精神问题的最有力量”的“正面强攻”。^[2]张生的《个别的心》以文学青年张生在都市上海高校与社会上的生活,“写出了主人公从痛苦迷惘到走出精神困境的心路历程”,是一部“写知识分子在时代剧变中反思自身的作品”。^[3]有的作家执意描写城市女性的心理性格。王周生的《性别:女》以从解放前到20世纪90年代的四代女性的人生,揭示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受压抑被剥夺的遭遇,写出在女性意识被压抑中女性的心理性格。潘向黎的《穿心莲》以都市知识女性与有妇之夫的恋情,追求着心中纯洁而又自由的爱情理想,展现出都市女性异常丰富的精神世界与人生追求。任晓雯的《她们》以乐慧、张秀红、张美凤、钱爱娣、小苹果、董小洁等女性,在欲望的追逐中的扭曲与堕落,揭示了女性的执著追求与畸形心理。有的作家刻意叙写青年人成长时期的心理心态。韩寒的《一座城池》描写“我”、“健叔”、“王超”等一群青年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打群架、住旅馆、逛大街、看姑娘,写出一些年轻人迷惘与复杂的心理心态。周嘉宁的《夏天在倒塌》描写可可、小俏、沈涵、丁城城、大维和V成长过程中的感情纠葛,以及由此产生的争风吃醋、相互倾轧、争斗报复等,写出了这些青年男女的心理性格。写成长历程中青年人的人生历程成为80后作家创作的基本题材选择,“他们的作品,有一些是写年轻的边缘人的人生历程,有的还是成长的烦恼的叙事,叛逆逃逸的曲折,爱情的随意和执著。不能否认许多作品中

的语言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甚至是露骨的率真。虽然难免有些刻意和故作姿态,但是,从中的确可以发现他们的心路历程和生存状态”^[4]。

第三,在对于城市人的追求奋斗描述中,揭示出城市生活种种的矛盾与病态。繁华都市是人们向往之地,人们先后涌进都市,人们在都市里拼搏奋斗,寻觅人生的价值与幸福。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在描写城市人的追求奋斗中,揭示出城市生活种种的矛盾与病态。张旻的《邓局长》在婚外情故事的叙写中,在官场、商场与情场背景中,以幼儿园教师与建设局局长的暧昧情感演绎,托出了在权势与物欲结合中对道德沦丧的思考。王周生的《生死遗忘》通过一个离婚20年后寻觅旧情的悲剧故事,将老龄化社会的诸多问题形象化地提了出来:老年人的情感危机、老年人的看护、老年人的就医、老年人的养老,等等,尤其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一对夫妻都面临着赡养四位老人的局面。王宏图的《风华正茂》以大学生活为背景,在对于大学教师生活与心理的描写中,揭示出大学的种种弊端,尤其叩问知识分子精神的困境与沦落。韩寒的《他的国》以主人公在小镇中三角恋似的故事,揭示出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环境污染、物欲横流、文化沦落、人性沦丧等现代社会的病态。现代都市的飞速发展,引起了诸多城市病,这引起了城市书写作家的敏锐关注,他们在书写城市人的追求与奋斗时,也努力揭示出城市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与病态,期望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警醒。

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比较全面地书写上海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展现出城市人的精神状态与心理性格,揭示出城市生活种种的矛盾与病态,成为都市社会与都市生活的真切写照。

三

杨扬在谈到上海小说创作时,指出了人们对于上海小说创作的批评:“近些年来,对上海的小说似乎批评意见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太少;二是能够给文坛带来冲击力的新作家几乎没有;三是现有的作家作品的眼界、格局和气度不尽如人意,显得过于狭窄,缺乏创意。”^[5]这是将上海小说创作置于全国文学创作的视阈中进行评说,虽然这种评说带着苛求,但是也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上海小说创作的

某些不足。

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有着重要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憾,这些缺憾影响着上海城市小说创作的声誉与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注物欲社会的欲望书写,缺乏对于精神世界崇高境界的关注。在社会加快了市场化、商品化的步伐后,在大众文化日益兴盛的语境中,“有些作家完全是为商业写作,在构思阶段就很媚俗,就考虑怎么能招徕读者”^[6]。身体写作、欲望书写成为赢得市场和吸引读者的策略。在将文学创作与商品市场过于亲昵的联系中,欲望书写成为一些作家创作关注的热点。在千奇百怪、花样翻新的欲望与性描写中,却往往缺乏对于精神世界崇高境界的关注,关心人的动物性的一面,而忽略欲望的节制、人情的表达等人性的一面,在淋漓尽致的欲望书写中,反映出作品复杂背后的单调、奢华之下的粗糙。有学者评价叶辛的《华都》时认为:“《华都》呈现的是人被欲望席卷的所作所为,它表面上是人生的悲喜剧,实际上是不加节制、没有反省、沾沾自喜的私欲——我不认为这欲望是禁锢之后的解放,它已经泛滥成灾,令人窒息。”^[7]走进华都大楼的学者,却走进了难以自拔的欲望之潭,“不加节制、没有反省、沾沾自喜的私欲”的恣意描写,影响了作品的品格与品位。林青的《湿润的上海》虽然着力描写上海50年代到90年代纺织业的发展与纺织女工的心路历程,但是小说中大量难以卒读、奇异变态的性描写,使小说成为一部丑态百出的低劣作品。王宏图的创作在对于都市上海知识分子人生的书写中,常常关注对于欲望的书写,情感的复杂与人物间的矛盾形成作品情节推进的动力,人物“在国门内外飞来飞去,在校门内外穿梭不息,一个个都吸饱了文化的大麻,而欲望就在飞行和穿梭之间被鼓胀起来,直至为了欲望而欲望,就像西门大官人要戴上一个锦囊”^[8]。唐墨的《百分之二》在描写女主人公与多位男性的情感纠葛中,在对处于婚姻围城中人们关系的描写时,浓墨重彩细腻地描写网恋、一夜情等欲望,在缺乏节制与不够含蓄的描写中恣意把玩与品味。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以往高度威权的时代,意识形态的高压,是文学写作的敌人,但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金钱对文学的腐蚀及其杀伤力并不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9]

第二,关注都市世界的自我追求,缺乏对于个

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承担。在西方个体主义思想影响下,自我的追求与个人权益得到重视,但是“个体主义作为文化价值被确立起来,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当然,它同时也具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10]。新世纪以来,在社会日益物欲化的背景中,讲究个人权益、追求个人享受成为一种倾向,在将自我的追求无限放大中忽略了社会的责任、远大的理想。走出校园青春写作的80后作家,虽然在努力转型,甚至提出告别80后,他们将视角转向在社会奋斗打拼的年轻一代的生活,但他们的创作在整体上仍然呈现出关注自我、忽视责任的倾向。有80后作家曾写道:“我曾以为80后永远是最骄傲的一代,最狂傲的一代,最无与伦比的一代,我们放纵,我们张狂,我们欢笑,我们哭泣,我们追求乱世,我们渴望刺激,我们假装颓废,我们故作坚强,我们曾经迷茫,我们感慨寂寞,我们敏感的偏执,我们矫情的虚荣……”^[11]这成为80后作家执著于自我追求的写照。韩寒的《一座城池》中的“我”与健叔,与人一语不合就抽刀相向,为了躲避罪责而狼狈逃窜,无端玩弄女孩子的感情,恣意嘲笑他人的理想,以咀嚼别人的痛苦为快乐,不切实际的发财梦,在以自我为中心中我行我素。周嘉宁的《夏天在倒塌》描写成长过程中年轻人的情感纠葛,暗恋、嫉妒、报复、挑拨、争斗、一夜情、杀人等情节,写出了叛逆、懵懂、自我的一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一草的《毕业了,我们一无所有》以苏扬的大学生活与毕业后的奋斗为题材,写出了金钱社会爱情的沦落、理想的幻灭,摇头丸、赌博、一夜情、偷窥、失恋、性无能、见异思迁等成为这些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

第三,注重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叙事,缺乏对于文学形式的创新探索实验。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实验与探索的时代,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中,作家们纷纷追求文学形式、艺术技巧的探索。至90年代,在社会世俗化语境中,在市场化的追求中,文学创作回归写实成为一种趋向,先锋作家们先后放弃先锋走入世俗,精英文化避开启蒙走入民间,文学创作在写实潮流的涌动中,在整体上越来越大众化、通俗化。先锋作家孙甘露说道:“巴斯说过小说已死,马原也预言过小说的死亡。人们对叙事文学虚构的需求其实并没有降低,现在只是完全转入到DVD碟片中去了。”^[12]读图时代的影视、动漫、DVD等成为小说赢得读者的强大竞争对手,小说创作在趋于影视化的过程中,诸

多作家缺少了对文学形式探索与实验的热情,有些作家甚至没有了文学创作的激情。

在上海城市小说的创作中,虽然王安忆、张生、王宏图、夏商、苏德等仍然努力在艺术形式与叙事技巧方面进行探索,但是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整体上仍然缺乏对于文学形式的创新探索实验。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上海历来是文学创新的重镇。以茅盾作品为代表的社会写实小说,在恢弘真实的都市生活描写中,呈现出上流社会的堕落与下层社会的苦难;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在快速的节奏、敏锐的感觉中,写出都市生活的光怪陆离;以施蛰存为代表的心理小说派在对于都市人心理世界的细腻描写中,剖露都市人欲望的追求、心理的复杂;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对于市民生活活现我诈的深入描写中,呈现出金钱与欲望的纠葛。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文学形式与技巧探索的热情,形成了新文学的某种传统,延续与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成为作家们借鉴模仿的范本。

新世纪以来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大体上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在结构形式、叙事技巧等方面整体上缺乏探索创新的趋向,形成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不足与缺憾。

有人在谈到上海的小说创作时遗憾地指出:“以传媒业为代表的大众文化铺天盖地,左右着大众的审美趣味,领导着时尚和潮流。文学的市场化促使小说家们不得不在坚守中寻求生存。拒绝

深度追求平面,远离高雅趋向通俗,一方面年轻的小说家们为文学的生存创造了契机;另一方面,沪上近几年的小说大多就像报纸和电视剧一样,时期一过就被读者抛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13]这道出了大众文化左右下文学市场化对于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文学走向了平面化、通俗化甚至庸俗化,使一些文学创作成为快餐文化的一部分。

在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由于存在着过度欲望书写、过度自我追求和忽视创新探索等不足,形成了文学创作在整体上缺乏厚重之作、精品力作。在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反对作家关注市场、关注读者,但是文学创作仍然需要有精神世界崇高境界的关注,在肯定人的正常欲望追求与满足中,应该有人性的高度和人道的追求,不能将文学创作简单化地等同于欲望的宣泄与展览;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反对对于自我价值和个人权益的尊重,但是也应该强调个人的家庭与社会中的责任,也应该在不妨碍他人的权益基础上寻求个人的权益;虽然现实主义仍然是文学创作的主流,但是我们应该努力进行文学形式的创新、技巧的探索,在继承与借鉴中外文学传统中,不断追求文学形式艺术技巧方面的探索。在大众文化与文学市场化的背景中,在文学不断平面化、通俗化的语境中,仍然应该追求文学的深度与典雅,创作出更多内涵厚重、形式新颖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 杨剑龙. 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现象[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6).

[2] 冉果. 给知识分子点穴[N]. 新民晚报, 2009-10-25.

[3] 王纪人. 新文人小说和个体反思——评《个别的心》[EB/OL]. <http://blog.sina.com.cn/wangdada>, 2010-03-15.

[4] 马相武. “80后写作”与新文化现象[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03-01.

[5] 杨扬. 我看上海的小说[EB/O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01-09.

[6] 白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综述[J].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06(3).

[7] 所思. 叶辛笔下的《华都》:苍白的欲望都市[EB/OL]. <http://book.sina.com.cn/review/f/2004-04-08/3/58363.shtml>, 2010-11-01.

[8] 李洱. 王宏图的繁华梦[EB/OL]. <http://blog.sina.com.cn/u/1213043754>, 2010-09-10.

[9] 杨扬. 长路漫漫: 2009年的上海文学[N]. 文汇报, 2010-01-10.

[10] 何云峰, 胡建. 西方“个性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演变、历史意义与局限[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9(6).

[11] 雁荡长空. 我们这一代, 叫做80后[EB/OL]. http://tianya.8684.cn/art200808_1_6_12195.htm, 2010-06-10.

[12] 王铮. 孙甘露: 小说已死, 人们都看DVD去了[N]. 北京青年周刊, 2009-12-03.

[13] 陈恭. 无神的庙宇——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上海文学[J].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2(4).

The City Writing Novels about Shanghai in New Century

YANG Jiar long

Abstract: The city writing novels about Shanghai in new century show a thriving scene, show the changes history of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and show the character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urban, reveal all the contradictions of urban life and disease. There are some notable shortcomings: concerned about the materialistic society, lack of the spiritual world. Concerned about the urban world of self-seeking, lack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society. Focused approach to narrative realism, lack of exploration for innovative experimental literary form. In the literature context of flattened and popularization, literature should still be pursued depth and elegance, create more heavy form of new classic.

Key words: new century; Shanghai; city writing; novel

(上接第 19 页)

参考文献:

- [1] 杨鲜兰.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J]. 湖北大学学报, 2008(3).
- [2] 雍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大众化关系试析[J]. 河北学刊, 2008(3).
- [3] 徐国民.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探析[J]. 中国共产党南昌市委党校学报, 2008(1).
- [4] 王让新, 无满意, 宋歌.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意义和实现方式[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9(6).
- [5] 陈方刘. 关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J].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08(1).
-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8] 艾思奇. 大众哲学[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 [9]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Some Thoughts on Marxism Popularity

ZHANG Jing, LIU Zhan kui

Abstract: Marxism popularity is the organic unity of process and goal, truth and merit, as well as the basic principle popularity and the theoretic achievement popularity of Marxism in China.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arxism popularity, we need to adherent to some basic principles, such as taking the masses as the principal part, exerting education to peop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as well as be popularity and practiced and so on. The righ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rxism in China and its time trend and popularit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 and practice significance to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 system and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rxism; Marxism in China; the time characteristics; popularity